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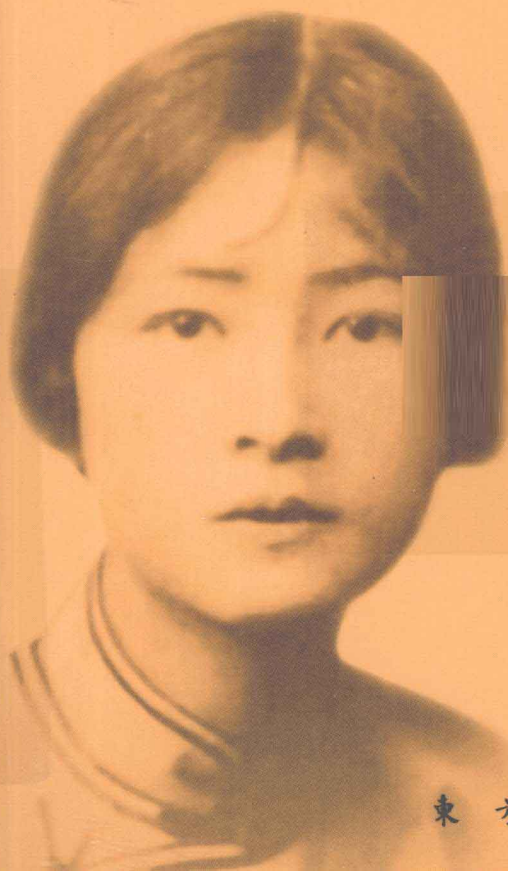
交往与恩怨丛书

李勇/主编

客厅内外

——林徽因的情感与道路

王晶晶 著



東方出版社

交往与恩怨丛书

李勇/主编

客厅内外

——林徽因的情感与道路

王晶晶 著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来胜

装帧设计：张新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客厅内外——林徽因的情感与道路 / 王晶晶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7

（交往与恩怨）

ISBN 978-7-5060-4115-7

I. ①客… II. ①王… III. ①林徽因（1904~1955）—人物研究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05511 号

客 厅 内 外

KETING NEIWAI

——林徽因的情感与道路

王晶晶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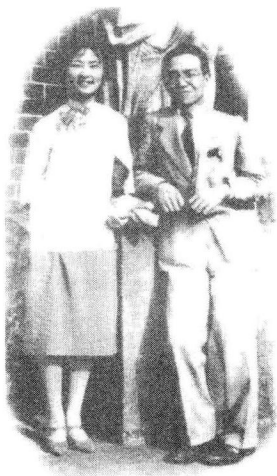
字数：248 千字 印数：0,001—6,000 册

ISBN 978-7-5060-4115-7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 001

——林徽因和梁思成

爱的赞颂 / 001

梁、林二人的肖像 / 005

给胡适的信 / 012

宴尔新婚 / 017

在北平的华年 / 026

寻访古建筑 / 036

林徽因的病 / 053

流亡西南的岁月 / 063

梁思成的再婚 / 080



第二章 因为你，我爱上了这世界 / 089

——林徽因和徐志摩

一出三幕爱情剧 / 0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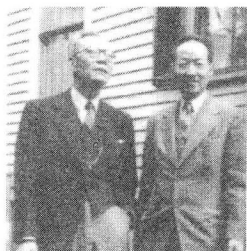
男主角 / 110

玫瑰与莲 / 120

最后的情感挣扎 / 129

八宝箱之谜 / 138

他是她的爱人吗？ / 145



第三章 说不得的东西如何能说 / 169

——林徽因与金岳霖

一往情深深几许? / 169

“老金”其人 / 174

徐志摩——林徽因——金岳霖 / 188

哲学家的爱情哲学和不婚实验 / 192



第四章 “太太沙龙”与“京派”文人 / 200

“京派”的前世今生 / 200

朱光潜 / 211

冰 心 / 2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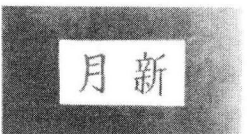
沈从文 / 226



第五章 沙龙里的其他常客 / 237

费慰梅和费正清 / 237

一丛剪影 / 247



主要参考书目 / 256

第一章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林徽因和梁思成

爱的赞颂

不用说，“太太沙龙”里最忠实的参与者是作为“先生”的梁思成。

在林徽因身边捧月的众人中，我一再犹疑，到底以谁开篇：是张扬徐志摩的痴情，还是铺陈金岳霖的可爱？最后我选择最不具戏剧效果的梁思成，林徽因的丈夫、同学、志同道合者。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来评说林徽因身边这位宽厚沉毅的男子，便是，中西文化交汇下的君子加绅士。

且不说他的风度容止、性情谦恭有礼、温润蕴藉，励志笃行，对中国古建筑的不懈研究，“营造学社”在战乱贫乏的岁月里竟全凭他一人苦心孤诣地支撑数年，更以残疾之躯常年奔波攀爬，测绘考察；在抗战的八年，



林徽因身边这位宽厚沉毅的男子——中西文化交汇下的君子加绅士。





和一群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道流亡大西南，穷愁疾病，屯蹶颠沛，在四川偏僻潮湿的山村里，一豆灯下，聚沙集腋地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的写作……而这部含辛茹苦、命运多舛的著作，竟至 32 年后、历尽周折艰险才得以出版，此时梁思成早已带着无尽的痛苦和困惑离开了人世。

其实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从小受传统国学的教养，崇德修学，勉为君子，（更重要的是砥砺了人格）；又亲履西土，吸收新文明，融会贯通，各个身上皆体现出异样夺目的文化光辉，大多也都是君子加绅士的典型，比如胡适，比如徐志摩，比如金岳霖，——又都何尝不是，只是有的一时走得太远，甚至不见容于至亲社会，比如徐志摩，他和陆小曼的婚姻，连一向开通的老师梁启超都说：“简直不道德之极”；而有的人则坚持“新学说、旧道德”，在生平抱负方面，虽致力于现代的事业，



父亲右手牵着的、睁着大眼睛的小男孩便是梁思成，这张照片约摄于 1905 年的东京，上面题着“新民丛报时代任公与顺成永三儿”。

所终身赴之的依然是“修齐治平”的古老人格理想，比如胡适。这既由“自我”的性情禀赋决定，也关乎各人的文化选择。在爱情与婚姻问题上，梁思成再次践行他从小所耳濡目染的儒家中庸精神，既有君子的温柔敦厚，又兼西式绅士的宽容体贴，他似乎没有志摩“kissing the fire”的勇气和浪漫，也没有诗人云游的洒脱和耀眼，他不是没有走远，而是没有走得和他们一样远。他的保守使他的一生并不亮烈夺目，却完满充实，不知是他的遗憾还是幸福。

我尤其感叹的，是作为“一代才女”林徽因丈夫的梁

思成。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我可能益发不羡慕少年时触目之下目眩神迷直冒金星的一见钟情、怦然心动，更不向往漫步月下小径、双楫剪开柔波的浪漫，相爱是容易的——爱也许是特定情境下偶然契合的想象，因此不爱更容易，因为终究会事易时移，于是似乎一切爱必然走向伤逝。到底有没有相爱且相守的爱情呢？可否风雨一生相顾，可否？

让我们重新、悠悠地念起一首遥远的歌谣——从头开始：

击鼓其镗，踊跃用兵。土国城漕，我独南行。

从孙子仲，平陈与宋。不我以归，忧心有忡。

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与嗟阔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这首诗出自古老的《诗经》，写的是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中的一刻低回，一个沉吟。一面是战鼓擂得“咚咚”响，身先士卒，生龙活虎，一面是“我”即将远去的孤单的身影；一面是气吞万里如虎的野心，一面是卑微的个人内心深处不足道的担忧和牵念。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他面对死生的未知，却要 and 执手的眼前人“偕老”，还要“成说”——我牵着你的手，和你一起老去。我钦羨这份对爱的坚信、担当，以及出之于外的平静、从容、郑重。

梁、林二人的爱情曾和他们的青春一样明丽照人，他们一起来到风景如画的宾夕法尼亚，一起度过在北平沙龙里的快乐时光。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一起风吹日晒地野外考察，一起扶老携幼，颠沛流离，一起忍受疾病呻吟之苦、抵御病魔的折磨戕害、抗拒死神的威胁，同时还为完成心中的理想一道不断努力……从明净优雅的生活到日暮途远的流离，他们的爱没有因风霜摧折、岁月淹蹇而衰落凋零，却能在万方多难、风尘伶仃中得到磨炼更新生长。如今，我们打开梁思成和林徽因共同的杰作《图像中国建筑史》，依然能够从下面的文字间感受到跳跃着的热爱与敬重之情：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从在大学建筑系求学的时代起，我们就互相为对方“干苦力活”，此后，在大部分的实地调查中，她又与我做伴，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并对众多的





建筑物进行过实测和草绘。近年来，她虽罹重病，却仍葆其天赋的机敏与坚毅；在战争时期的艰难日子里，营造学社的学术精神和士气得以维持，主要应归功于她。没有她的合作和启迪，无论是本书的撰写，还是我对中国建筑的任何一项研究工作，都是不能成功的。

许多年来，关于梁、林之间有无爱情、林徽因到底喜欢谁的问题，士林聚讼纷纭，不少人认为，梁、林并无真情实爱，“否则梁思成为何会再娶？”而一定要把林徽因内心爱情的角落留给徐志摩；另一些林徽因的“捍卫者”们则坚持，林徽因根本没有爱过徐志摩，他们急切地拿出林徽因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举证，瞧！林徽因本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这几天思念他的很，但是他如果活着，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实上太不可能。也许那就是我不够爱他的缘故，也就是我爱我

现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确证。志摩也承认过这话。”然而，不要忘了，在徐志摩死后，当问题变成单方面时，会简单得多。即便如此，她说，“不够爱他”，却不是“不爱他”。我只能说，人，真是无比复杂，人的内心本来就是十分矛盾的混合体。很多情况下，内心的感情并行不悖而不是相互抵牾。或许，我们可以不再向女主人公究诘“爱情”这一人类永恒的难题了，也许林徽因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

林徽因和梁思成之



当他们老了，头发白了，浑身病痛，仍然走在一起。这时他们是否还会想起双十年华的岁月，一起度过的青春？

间的故事最少，有的只是生活。当爱情进入婚姻，变成一饭一蔬，两个孩子三个姑妈五个黄包车夫这一类日常琐事时，人们往往会说，这不是爱情，这些怎么能和“爱情”这一伟大而神圣的字眼联系在一起呢？是的，这不是“爱情”，它不电闪雷鸣，但我要说，它是爱。

林徽因和梁思成，他们把爱情灌注在了走过的整个人生中，就像去实践理想一样。爱情成了实实在在、不时更新的爱。而很多人的爱情没有被培植成“爱”——假如岁月是容器或者土地，不是所有的爱情都有机会在此得到成长。

爱情终究会凋零——就像理想一样。爱，却是切肤的拥有，实实在在的温暖体贴，哪怕再琐碎烦恼，哪怕像白开水一样温吞，那也是最终的获得；浓茶酽酒的爱情，往往成为日渐稀薄的一点回忆。什么是爱，什么是不爱？对于很多人是这样的：原本没有爱，相守了一生，也便成了爱（多么无奈的现实）；而曾经的爱情，则注定要被淡漠和遗忘——人是太会遗忘了。

在对人性同情之理解的同时，我又不免悲哀，因为理想和爱情都终会失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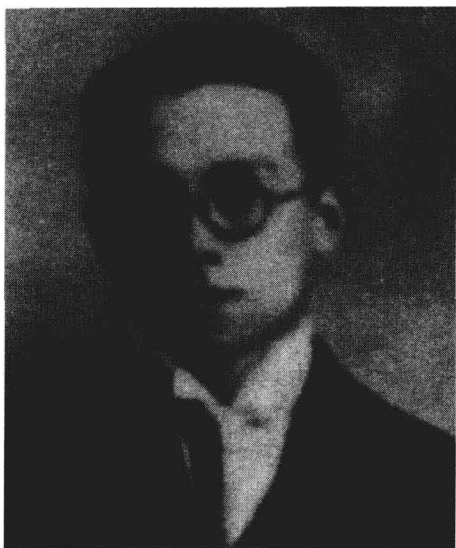
我想起文学，想起汉语文学伟大的小说《红楼梦》的世界（《金瓶梅》虽然同样云霞满纸，但写的是现实，不是理想和爱情），一面是全然世俗的，世事洞明，人情练达；一面又极度理想，浩荡亮烈，不理想，毋宁死。一切伟大的文学皆不能失了这两面，又要能高度地交融在一起。伟大的文学，理想也；理想者，若天际之孤星，暗夜之幽火，渺不可得，茫如捕风。人在大地上劬劳功烈，幸能抬头仰望群星。

回到我们的男女主人公们身上，他们之间既有灵质的爱情，又有相守一生的默契温暖。这两种感情不同质地，同样动人，而后者更为难得；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日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梁、林二人的肖像

从照片上看，梁思成个子不高，除了在美国和欧游的少数照片中露





梁思成个子不高，大多数时候他看上去沉默、凝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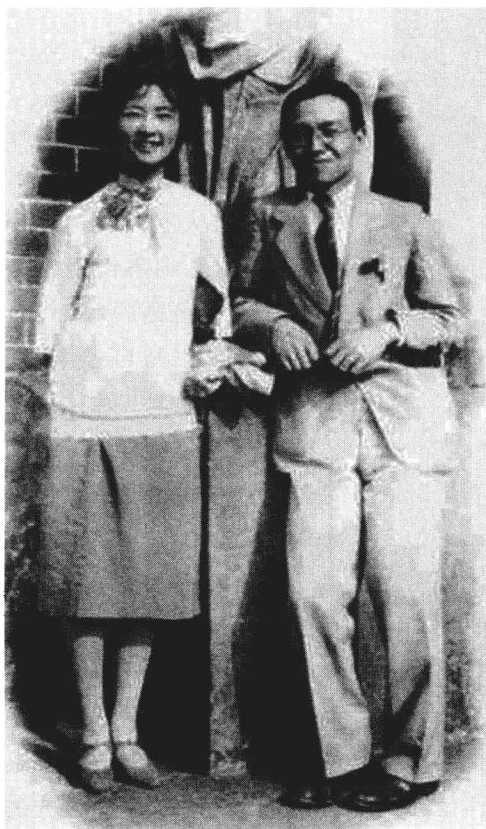
出轻松俏皮的微笑，大多数时候他看上去沉默、凝重。

林徽因和梁思成毕生的挚友、费正清夫人费慰梅女士的话证实了照片所纪录的印象的真实：“徽——她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地美丽活泼。思成则比较沉稳些。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两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

当时中国留学生大多显得呆板，只有“菲莉丝·林”（Phillys Lin, 林徽因）和“本杰明·陈”（Benjamin Chen, 陈植）是例外。林徽因异乎寻常地活泼和聪明，又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天生善于和周围的人相处。本杰明·陈则常在大学里的合唱俱乐部里唱歌，是留学生中最西化的一个，他总是满面笑



1927年前后林徽因（右三）与陈植（右二）等中国同学于宾夕法尼亚大学。



“活泼有春气”的青年（1928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新婚之后游欧）。

容，非常幽默，爱开玩笑，又长得非常滑稽。有兴趣翻阅这些老照片的人，似乎不难发现，几乎在所有的照片中，林徽因都处于中心的位置。

她太熟悉身处中心、众星捧月的感觉，因为她的活泼聪敏、光芒四射，不管是在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圈中，还是在日后她自己的沙龙里。这时期我们也常常可看到梁思成儒雅、自信、轻松的笑容——他还是刚离开父亲不久的“活泼有春气”的青年，一面有一位极有见地的严父无微不至地悉心引导，一面又有活泼可爱迷人

的未婚妻陪伴左右。

是的，哪怕在异国刚刚开始相互依靠的生活，哪怕是在寥寥数张照片的神色中，我们已不难发现两人性格上很大的不一样。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他们的性格特征上，乃至精神面貌、感情流露、内心气质



1932年林徽因（中）与梁思成（左）、费慰梅（右）于北京。





陈植（左上）说，思成“性格爽直，精力充沛，风趣幽默，与我意气相投，成为知己”。

上，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他沉稳，她热情；他缄默，她活跃；他从容笃定，她急躁爽直；他遇到事情慢慢考虑，她回答问题脱口而出；他谦虚恭顺，她自负高傲；他有时略显严肃，她往往调皮灵敏；他一本正经，她婉转多情；他如地下的暖流，她像飞溅的浪花。

难道说因为这些差异，他们的关系是紧张的、不和的甚至恶劣的吗？事实上并非如此。在情感的碧空下虽

然偶尔也会飘过几片乌云，但那只是偶尔，大多数时候还是阳光普照、晴空万里。相似的生活背景（他们的父亲都是当时领思想、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且是好友兼研究系同志），相同的事业爱好（建筑），使他们比那个时代的爱侣普遍地多了一种平衡和投合；而且他们确实往往合作愉快。在完成作业时，满脑子创造性的林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然后一边画一边改，前面的画常常因为新意见的提出而被丢弃。当交图的最后期限快到的时候，就是在画图板前不吃不睡拼命赶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齐齐整整的设计图定稿了。这时候梁思成就来帮忙，他用他那准确和漂亮的绘图功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的能够交卷的成品。这种发挥双方优势的合作在他们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一直持续着。而这对恋人也变得越来越默契。

从这件事上，我们或许还可以发现，林徽因从来不缺少灵动飞扬的天赋和创造性的灵感，而若要充分发挥才华、成就自己，还需要忍耐孤独的勇气和埋首专注的毅力。同样我们也不难看出，她是一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一方面内心的自负骄傲不能容忍自己的平庸，因而不断怀疑挑战自我，显得好胜护前；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本质上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眼中的自我形象。这时的她，正如她本人在写给胡适的



1924年留美学生在纽约国际大厦前合影，左一梁思成，左三林徽因，前中立者陈植，左四吴文藻。

信中所自我认识到的那样，“idealistic 的梦停止了也就可以医好了许多 vanity”，而要使外表的沉静和内心的充盈代替 vanity（虚荣），从而变得更加成熟，还要等待岁月默默的改变和命运的种种安排。

我们不难想象，林徽因的光辉四射和梁思成的谦恭宽容是分不开的。一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据说，每次约会梁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下面等二三十分钟，林徽因才施施然下楼，姗姗来迟，当时同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永就作了一副对联：“林小姐千装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幅“诚心诚意”。而梁思成不但能够宽容未婚妻诸如喜欢迟到一类的小毛病，更大的宽容是，他可以宽容未婚妻活泼自由的交际和激情四溢地展现自己的才华。照片中我们看得出，他总是退在一旁，以免挡住未婚妻的光辉，并抱着宽容温和的微笑，而他在看她眼神中分明还包含着自豪。

他们友好地相处，又各自发挥着自己的天性和才华，而最好的爱正是两个人可以一同生长的，就像两棵因成长而越靠越近的树一样。

光光是宽容还不够，更加重要的是风雨同舟的关怀体贴。此时同在美国的冰心在小诗中浅吟低颂：“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心中的雨点来了，除了你，还有谁为我抵挡风暴？”心中的雨点和现实的风





暴同时袭来时，身边若有人能够不离不弃，安慰分担，当是怎样的幸福？在异国他乡，梁思成是林徽因“唯一的伴侣，唯一的安慰”。

林徽因的光辉和快乐因为有梁思成而加倍，而她的锥心惨痛也因为梁思成而减半。

林徽因在美留学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之一是父亲林长民的去世。霎时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发生在徽因接信的一刻。

林长民出于对段祺瑞政府的失望，受聘于奉系将领郭松龄，做了他的“幕僚长”。郭松龄在1924年直奉战争之后，不愿再为军阀混战驱驰卖命，企图倒戈，用武力迫使张作霖下台，以结束北方军阀混战的局面，后举变失败，被张作霖枪毙。林长民在乱军中被流弹击中身亡，连尸体都被烧毁了。

1925年11月，遇事冷静理性的梁启超得知朋友遇难的消息，给梁思成去信：“今天报上传出可怕的消息，我不忍告诉你，又不能不告诉你，你要十分镇定着，看这封信和报纸。”

梁启超实在是个了不起的父亲，他不但免去了林徽因在实际问题上的后顾之忧：“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了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这个时候他念念不忘、注重的乃是精神上的勉励希望：

“林叔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她和思庄一样的看待。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她领受我这十二分的同情，度过她目前的苦境。她要鼓起勇气，发挥她的天才，完成她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这话你要用尽你的力量来开解她。”

他又以自己的人生经验不断开导着她：“徽音怎么样？我前月有很长的信去开解他，我盼望他能领会我的意思。‘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镇摄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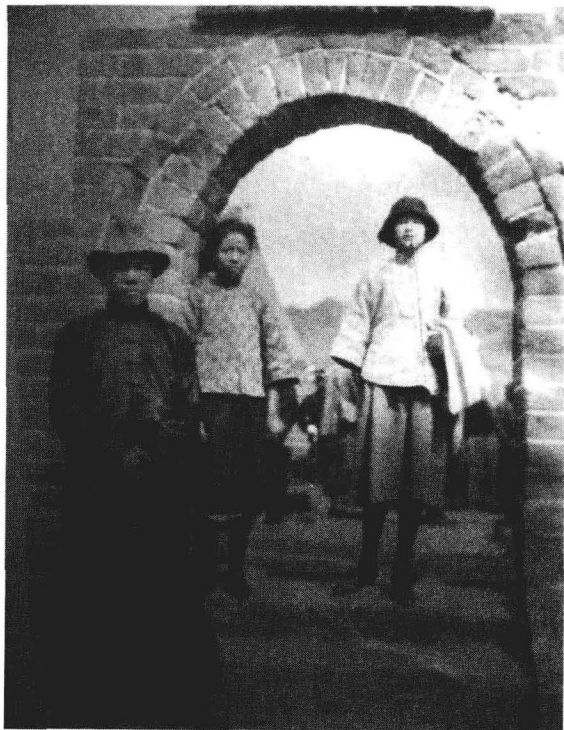
林徽因看了父亲的凶信，早已泣不成声、惨痛欲绝。她是父亲最爱的女儿，伦敦同游的云霓尚在目前，“徽女爱览”的墨迹淋漓未干，轻呼低唤仍在耳畔，而未过半百、潇洒倜傥的父亲竟意外地撒手人寰，留下他最赏爱的“徽徽”孤悬海外、一家的寡母孤儿无以为生（家中只有

现金三百元)……徽因痛心疾首，又心急如焚，连发电报请求家眷留京，自己立即回国。幸有梁启超奔走帮忙，思成从旁抚慰，她的母亲亦深明大义，说“回闽属既定之事实，日内便行（大约三五日便动身），彼回来亦不能料理家事”，切嘱安心求学。

林徽因终于没有在这个并不适当的时候回国，也终于没有中止学业。这年春天，她成了建筑设计课程的业余助教，到了第二年更成了业余教师。这样她完成了夙愿，成为建筑系的一员。

从此，她不再是三年前那个在天坛草坪上万人瞩目、和“新月诗人”徐志摩、印度诗圣泰戈尔被人称为“松竹梅”的社交名媛，也不再是北京协和大礼堂的台上那个翩翩起舞、美貌高傲的“齐德拉公主”，岁月和生活逐渐把她磨炼成了一个感情深沉而富于理性、个性独立且意志坚强的女性，正如她所秉持的天赋的才情和几年的勤学苦练为她日后的发展做好了准备，她现在所经历的一切也使她可以面对人生的波谲云诡。

最为幸运的是，在她遭此变故，人生中悲痛消沉、彷徨不定的时刻，有梁思成的陪伴安慰，具体的情形他们没有诉诸文字，我们无从知晓了，但是可以想见，在软弱、无助、沮丧袭来时，是他拭去她的眼泪，握紧她的双手，告诉她要坚强振作，并毫不退却地和她共同承担命运，这不仅是相濡以沫的爱，



梁启超十分喜爱林徽因，在林徽因最脆弱的时刻，他像父亲一样地鼓励支持她。





还是不离不弃的默契和刻骨铭心的深情。

给胡适的信

梁思成和林徽因留学美国的生活，至今存留的痕迹，除了当事人的片言只语和几则趣闻轶事、几帧有些模糊的旧照之外，几乎再没有别的纪录了。那时，林徽因也还没有开始她日后的文学创作。就连他们的儿子梁从诫都说：“关于父母的留学生活，我知道得很少”，从而在回忆文章中一笔带过。今天我们尚能看到的有限资料中，林徽因在这一时期



1926年的林徽因，也许还没有从丧父的伤痛中走出来。

给胡适的两封信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一封信是邀请晤面，另一封则是致谢，前者简单客气，后一封信却颇流露了一些曲折的心声，使我们能够窥见一点真实的端倪。

1927年1月，胡适为拿到因论文缓缴而延迟了十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再次赴美，在美国，他进行了一系列公开讲演。到达不久，他也收到林徽因寄来的信，邀请他去费城教育会演讲。林徽因2月6日的信中这样写：“我这两年多的渴想北京和最近惨酷的遭遇给我许多烦恼和苦痛。我想你一定能够原谅我对于你到美的踊跃。我愿意见着